

毛宗岗批评本

# 三國演義

【明】罗贯中著

【清】毛宗岗批评

下

毛评本《三國演義》虽然正統的道德色彩较为浓厚，但因其批评的文字见解颇为精到，且在艺术上有较大提高，故此本成为后世最为流行的本子。

長春出版社  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毛宗岗批评本

三國演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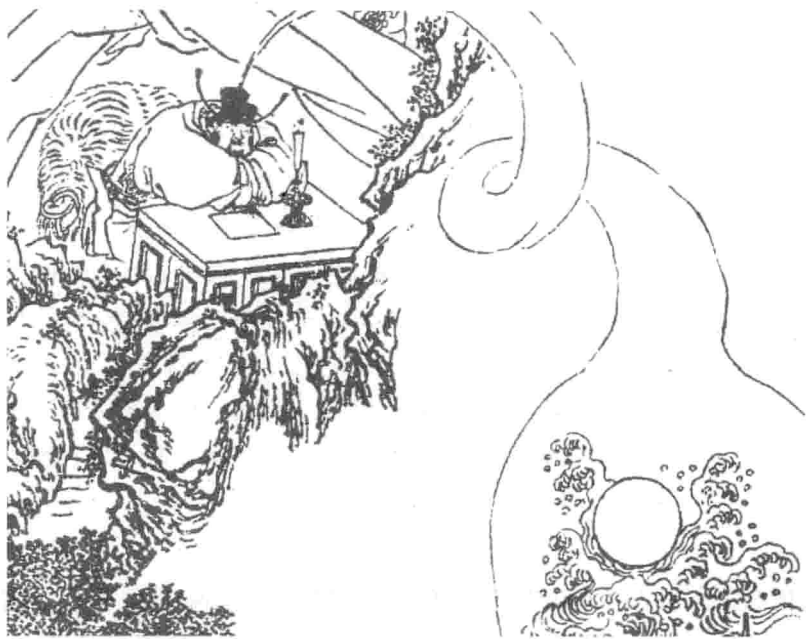
〔明〕罗贯中著 〔清〕毛宗岗批评

下

長春出版社  
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

## 第六十一回

### 赵云截江夺阿斗 孙权遗书退老瞞



取川者，玄德之心也。然乘刘璋之来迎而袭杀之，以夺其地，不足以服西川之人心，此玄德之所不欲为也。庞统以此劝之，劝之不从，而欲自行之。若孔明处此，必不然矣。是以庞统之智，虽不亚于孔明，而用谲而不失其正，行权而不诡于道，则孔明又在庞统之上欤！

英雄一生，出色惊人之事，不可多得，得其一，便可传为美谈。今偏不止一番，却有两番，则子龙之截江夺阿斗是也。美云长者，但称其单刀赴会，而不知已有油江赴会一事以为之前焉；美子龙者，但称其长坂救主，而不知又有截江夺主一事以为之后焉。常历观前史，求其出色惊人者，或代止有其一人，止有其一事，孰有应接不暇如三国者乎？然则既读《三国》，虽有他书，不敢请已。

孙夫人在荆，刘备得以孙权之母牵制孙权；若使阿斗入吴，孙权又将以刘备之子牵制刘备矣。英明如夫人，岂不知东吴取阿斗之意，而乃欲携之以归耶？国太病而取夫人，是也；其取阿斗则非国太之意可知也。取阿斗非国太之意，则取夫人亦未必为国太之意可知也，而夫人曾不察焉。然则由前而观，不愧为女丈夫；由后而观，依

然女子之见耳。

荀彧之死：或以杀身成仁美之者，非也。初之劝操取兖州，则比之于高光；继之劝操战官渡，则比之于楚、汉。凡其设策定计，无非助操僭逆之谋，杜牧讥其教盗穴墙发柜者，诚为至论矣。既以盗贼之事教之，后乃忽以君子之论谏之，何其前后之相谬耶？盖彧之失在从操之初，而欲盖之以晚节，毋乃为识者所笑？

父兄创业以贻子弟固难，子弟能承父兄之业尤难。当曹操讨董卓之时，与孙权并列，权特操之后辈耳。操之言曰：“生子当如孙仲谋。”隐然以前辈自居，而以后辈目权也。然袁术以年少轻孙策，而曹操正以年少重孙权。此老奸识英雄之眼。又非他人可及。

孙权之击合肥，宋谦死焉，太史慈又死焉。至于濡须而独能屡胜，何也？盖东吴之兵，长于自守而短于攻取。合肥攻取之兵也，濡须则自守之兵也。以攻取，则一城不能拔；以自守，虽四十万之众，可以却之。其亦长短之势有异乎？

前卷与后卷，皆叙玄德入川之事，而此卷，忽然放下西川，更叙荆州；放下荆州，更叙孙权，复因孙权夹叙曹操。盖阿斗为西川四十余年之帝，则取西川为刘氏大关目，夺阿斗亦刘氏大关目也。至于迁秣陵，应王气，为孙氏僭号之由；称魏公，加九锡，为曹氏僭号之本。而曹操梦日，孙权致书，互相畏忌，此鼎足三分一大关目也。以此三大关目，为此书半部中之眼。又妙在西川与荆州分作两边写，曹操与孙权合在一处写，叙事用笔之精，直与腐史不相上下。

却说庞统、法正二人，劝玄德就席间杀刘璋，西川唾手可得。玄德曰：“吾初入蜀中，恩信未立，此事决不可行。”二人再三说之，玄德只是不从。次日，复与刘璋宴于城中，彼此细叙衷曲，情好甚密。酒至半酣，庞统与法正相议曰：“事已至此，由不得主公了。”便教魏延登堂舞剑，乘势杀刘璋。如范增之遣项庄。延遂拔剑进曰：“筵间无以为乐，愿舞剑为戏。”庞统便唤众武士入，列于堂下，只待魏延下手。刘璋手下诸将见魏延舞剑筵前，又见阶下武士手按刀靶直视堂上，从事张任亦掣剑舞曰：“舞剑必须有对，某愿与魏将军同舞。”如项伯之对项庄。二人对舞于筵前。魏延目视刘封，封亦拔剑助舞，于是刘瓛、冷苞、邓贤各掣剑出曰：“我等当群舞，以助一笑。”鸿门宴上舞剑只有二人，今却有无数项庄、项伯，更最奇能。玄德大惊，急掣左右所佩之剑，立于席上曰：“吾兄弟相逢痛饮，并无疑忌。又非‘鸿门会’上，何用舞剑？不弃剑者立斩！”刘璋亦叱曰：“兄弟相聚，何必带刀？”命侍卫者尽去佩剑。众皆纷然下堂。玄德唤诸将士上堂，以酒赐之，鸿门宴上止赐樊哙卮酒，今却有无数樊哙，更是奇绝。曰：“吾兄弟同宗骨血，共议大事，并无二心。汝等勿疑。”诸将皆拜谢。刘璋执玄德之手而泣曰：“吾兄之恩，誓不敢忘！”二人欢饮至晚而散。玄德归寨，责庞统曰：“公等奈何欲陷备于不义耶？今后断勿为此。”庞统、法正之谋太急，不如玄德之缓，

急则不免于忍，缓则不失为仁。统嗟叹而退。

却说刘璋归寨，刘瓚等曰：“主公见今日席上光景乎？不如早回，免生后患。”刘璋曰：“吾兄刘玄德，非比他人。”众将曰：“虽玄德无此心，他手下人皆欲并西川，以图富贵。”从来帝王事业，多是手下人成之。璋曰：“汝等无间吾兄弟之情。”遂不听，日与玄德欢叙。忽报张鲁整顿军马，将犯葭萌关。刘璋便请玄德往拒之。玄德慨然领诺，即日引本部兵望葭萌关去了。众将劝刘璋令大将紧守各处关隘，以防玄德兵变。为后文取涪关张本。璋初时不从，后因众人苦劝，乃令白水都督杨怀、高沛二人，守把涪水关。刘璋自回成都。玄德到葭萌关，严禁军士，广施恩惠，以收民心。玄德不欲遽杀刘璋，亦为收民心故耳。先收民心而后取西川，此是玄德主意。

早有细作报入东吴。吴侯孙权会文武商议。顾雍进曰：“刘备分兵远涉山险而去，未易往还。何不差一军先截川口，断其归路，后尽起东吴之兵，一鼓而下荆襄？此不可失之机会也。”此计但说得好听。须知荆州有孔明、关、张、赵云守之，未易得下也。权曰：“此计大妙！”正商议间，忽屏风后一人大喝而出曰：“进此计者可斩之！欲害吾女之命耶！”刘表屏风后之一是玄德难星，孙权屏风后之一是玄德救星。众惊视之，乃吴国太也。国太怒曰：“吾一生惟有一女，嫁与刘备。今若动兵，吾女性命如何！”前为孙夫人不欲杀玄德，今又为孙夫人不欲取荆州。因此孙权曰：“汝掌父兄之业，坐领八十一州，尚自不足，乃顾小利而不念骨肉！”孙权喏喏连声，答曰：“老母之训，岂敢有违！”遂叱退众官。国太恨恨而入。孙权立于轩下，自思：“此机会一失，荆襄何日可得？”孙权此时还当埋怨周郎。正沉吟间，只见张昭入问曰：“主公有何忧疑？”孙权曰：“正思适间之事。”张昭曰：“此极易也：今差心腹将一人，只带五百军，潜入荆州，下一封密书与郡主，只说国太病危，欲见亲女，若国太听得咒他，又当着恼。取郡主星夜回东吴。玄德平生只有一子，就教带来。那时玄德定把荆州来换阿斗。前日折了一个夫人，今日却又赢了一个公子。如其不然，一任动兵，更有何碍？”权曰：“此计大妙！吾有一人，姓周名善，最有胆量。自幼穿房入户，多随吾兄。今可差他去。”昭曰：“切勿漏泄。只此便令起行。”

于是密遣周善将五百人，扮为商人，分作五船；后来吕蒙亦使人扮作客商，今却于此处先有一引子。更诈修国书，以备盘诘；船内暗藏兵器。周善领命，取荆州水路而来。船泊江边，善自入荆州，令门吏报孙夫人。夫人命周善入。善呈上密书。夫人见说国太病危，洒泪动问。不是太太要归神，却是哥哥会捣鬼。周善拜诉曰：“国太好生病重，旦夕只是思念夫人。倘去得迟，恐不能相见。就教夫人带阿斗去见一面。”阿斗不是孙夫人养的，既非国太亲外孙，如何要见？只此便可知其掉谎。夫人曰：“皇叔引兵远出，我今欲回，须使人知会军师，方可以行。”周善曰：“若军师回言道：‘须报知皇叔，候了回命，方可下船。’如之奈何？”夫

人曰：“若不辞而去，恐有阻当。”周善曰：“大江之中，已准备下船只。只今便请夫人上车出城。”孙夫人听知母病危急，如何不慌？便将七岁孩子阿斗，载在车中；昔日长坂坡前，亏了一个死夫人保来，今日荆州城内，几被一个活夫人取去。随行带三十余人，各跨刀剑，上马离荆州城，便来江边上船。府中人欲报时，孙夫人已到沙头镇，下在船中了。

周善方欲开船，只听得岸上有人大叫：“且休开船，容与夫人钱行！”视之，乃赵云也。来得突兀。○阿斗曾做赵云怀中之物，今日此去，如取诸其怀而夺之矣。原来赵云巡哨方回，听得这个消息，吃了一惊，只带四五骑，旋风般沿江赶来。前吴将追夫人是旱路，今子龙追夫人是水路；前是以旱追旱，今是以旱追水，前有六将，今只一人。周善手执长戈，大喝曰：“汝何人，敢当主母！”叱令军士一齐开船，各将军器出来，摆列在船上。风顺水急，船皆随流而去。赵云沿江赶叫：“任从夫人去，只有一句话拜禀。”周善不睬，只催船速进。赵云沿江赶到十余里，忽见江滩斜缆一只渔船在那里。赵云弃马执枪，跳上渔船，只两人驾船前来，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赶。渔船只取得鱼，今却借他取一小龙，可谓小材大用。周善教军士放箭。赵云以枪拨之，箭皆纷纷落水。离大船悬隔丈余，吴兵用枪乱刺。赵云弃枪在小船上，掣所佩青釭剑在手，分开枪棚，望吴船涌身一跳，早登大船。此一跃之动，抵得长坂数十战。吴兵尽皆惊倒。赵云入舱中，见夫人抱阿斗于怀中，若非昔日在子龙怀中，安得今日在夫人怀中？喝赵云曰：“何故无礼！”云插剑声诺曰：“主母欲何往？何故不令军师知会？”夫人曰：“我母亲病在危笃，无暇报知。”云曰：“主母探病，何故带小主人去？”夫人曰：“阿斗是吾子，留在荆州，无人看觑。”云曰：“主母差矣。主人一生，只有这点骨血，极似糜夫人对子龙语。小将在当阳长坂坡百万军中救出，今日夫人却欲抱将去，是何道理？”由得他说，说得嘴响。夫人怒曰：“量汝只是帐下一武夫，安敢管我家事！”云曰：“夫人要去便去，只留下小主人。”夫人喝曰：“汝半路辄入船中，必有反意！”宛然是昔日叱喝徐盛、丁奉面孔。云曰：“若不留下小主人，纵然万死，亦不敢放夫人去。”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摔，子龙前番救阿斗是杀着男将，今番夺阿斗却撞着女兵。被赵云推倒，就怀中夺了阿斗，抱出船头上。何等爽快。欲要傍岸，又无帮手；欲要行凶，又恐碍于道理，进退不得。夫人喝侍婢夺阿斗，赵云一手抱定阿斗，前做了男赠嫁，今却做了雄乳娘。一手仗剑，人不敢近。周善在后梢挟住舵，只顾放船下水。风顺水急，望中流而去。赵云孤掌难鸣，只护得阿斗，安能移舟傍岸？

正在危急，忽见下流头港内一字儿使出十余只船来，船上磨旗擂鼓。赵云自思：“今番中了东吴之计！”不独子龙着急，读者至此亦替子龙着急。只见当头船上一员大将，手执长矛，高声大叫：“嫂嫂留下侄儿去！”先闻其声。原来张飞巡哨，听得这个消息，急来油江夹口，正撞着吴船，急忙截住。后见其人。当下张飞提剑跳上吴船，周善见张飞上船，提刀来迎，被张飞手起一剑砍倒，提头

擲于孙夫人前。一颗人头权当叔叔饯行之礼。夫人大惊曰：“叔叔何故无礼？”张飞曰：“嫂嫂不以俺哥哥为重，私自归家，这便无礼！”快人快语。夫人曰：“吾母病重，甚是危急，若等你哥哥回报，须误了我事。若你不放我回去，我情愿投江而死！”张飞与赵云商议：“若逼死夫人，非为臣下之道。只护着阿斗过船去罢。”前日夫妇归荆，追之者意不在妇而在夫；今日母子归吴，追之者意不在母而在子。乃谓夫人曰：“俺哥哥大汉皇叔，也不辱没嫂嫂。今日相别，若思哥哥恩义，早早回来。”说罢，抱了阿斗，自与赵云回船，东吴许多将佐追不得刘备转去，今只张、赵二人却夺得阿斗转来。放孙夫人五只船去了。后人有诗赞子龙曰：

昔年救主在当阳，今日飞身向大江。

船上吴兵皆胆裂，子龙英勇世无双！

又有诗赞翼德曰：

长坂桥边怒气腾，一声虎啸退曹兵。

今朝江上扶危主，青史应传万载名。

二人欢喜回船，行不数里，孔明引大队船只接来。前写张、赵，今写孔明。若孔明此时不来，便疏漏矣。只见阿斗已夺回，大喜。三人并马而归。孔明自申文书往葭萌关，报知玄德。

却说孙夫人回吴，具说张飞、赵云杀了周善，截江夺了阿斗。孙权大怒曰：“今吾妹已归，与彼不亲，杀周善之仇，如何不报？”唤集文武，商议起军攻取荆州。此处只叙孙权取荆之谋，便不叙母女恻生相见，并真病假病缘故，此省笔之法。正商议调兵，忽报曹操起军四十万来报赤壁之仇。曹操起兵，不向曹操一边叙来，却在孙权一边听得，又省笔之法。孙权大惊，且按下荆州，商议拒敌曹操。人报长史张纮辞疾回家，今已病故，有哀书上呈。权拆视之，书中劝孙权迁居秣陵，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气，可速迁于此，以为万世之业。为后文称帝张本。孙权览书大哭，谓众官曰：“张子纲劝吾迁居秣陵，吾如何不从！”即命迁治建业，筑石头城。“石头城”自此而始。吕蒙进曰：“曹操兵来，可于濡须水口筑坞以拒之。”诸将皆曰：“上岸击贼，跣足入船，何用筑城？”蒙曰：“兵有利钝，战无必胜。如猝然遇敌，步骑相促，人尚不暇及水，何能入船乎？”能守而后能战，有备而后无患，吕蒙可谓善计。权曰：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”。子明之见甚远。”便差军数万筑濡须坞。晓夜并工，刻期告竣。以下按过孙权，接叙曹操。

却说曹操在许都，威福日甚。长史董昭进曰：“自古以来，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。虽周公、吕望，莫可及也。栉风沐雨三十余年，扫荡群凶，与百姓除害，使汉室复存。岂可与诸臣宰同列乎？合受魏公之位，加‘九锡’以彰功德。”董昭前请迁都许昌，今又请加九锡，全乎为曹操腹心者也，不想食淡人偏不肯淡。你道那九锡？

一，车马，大辂、戎辂各一。大辂，金车也。戎辂，兵车也。玄牡二驹，黄马八

匹。二，衣服，袞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袞冕，王者之服。赤舄，朱履也。三，乐县，乐县，王者之乐也。四，朱户，居以朱户，红门也。五，纳陛，纳陛以登。陛，阶也。六，虎贲，虎贲三百人，守门之军也。七，铁钺，铁钺各一，钺，即斧也。钺，斧属。八，彤弓，彤弓一，彤矢百。彤，赤色也。旅弓十，旅矢千。旅，黑色也。九，秬鬯圭瓚，秬鬯一鹵，圭瓚副焉。秬，黑色也。鬯，香酒，灌地以求神于阴。鹵，中樽也。圭瓚，宗庙祭器，以祀先王也。

侍中荀彧曰：“不可。丞相本兴义兵，匡扶汉室，当秉忠贞之志，守谦退之节。君子爱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”荀彧向为曹操腹心，今日忽然作此等语，是教曹操以淡也。董昭淡而不淡，荀彧不淡而假淡，可发一笑。曹操闻言，勃然变色。董昭曰：“岂可以一人而阻众望？”遂上表请尊操为魏公，加九锡。操愿书墓道曰“曹侯之墓”，今则与此言大不相同。荀彧叹曰：“吾不想今日见此事！”操闻，深恨之，以为不助己也。建安十七年冬十月，曹操兴兵下江南，就命荀彧同行。彧已知操有杀己之心，托病止于寿春。忽曹操使人送饮食一盒至，曹操有“九锡”，荀彧只有“一锡”。盒上有操亲笔封记。开盒视之，并无一物。彧会其意，遂服毒而亡，汉文帝赐食于周亚夫而不设箸，是犹有食也；今操以空盒赐荀彧，是并食亦无有矣。明是使荀彧绝食之意，彧安得不死乎？年五十岁。后人诗叹曰：

文若才华天下闻，可怜失足在权门。

后人漫把留侯比，临没无颜见汉君。

其子荀恽，发哀书报曹操。操甚懊悔，命厚葬之，谥曰敬侯。

且说曹操大军至濡须，先差曹洪领三万铁甲马军，哨至江边。回报云：“遥望沿江一带，旗幡无数，不知兵聚何处。”方见藏兵在坞之妙。操放心不下，自领兵前进，就濡须口排开军阵。操领百余人上山坡，遥望战船，各分队伍，依次摆列。旗分五色，兵器鲜明。当中大船上青罗伞下坐着孙权。左右文武侍立两边。操以鞭指曰：“生子当如孙仲谋！若刘景升儿子，豚犬耳！”刘琮降操而操薄之，孙权拒操而操嘉之，奸雄赏鉴，亦自不凡。忽一声响动，南船一齐飞奔过来。濡须坞内又一军出，冲动曹兵。曹操军马退后便走，止喝不住。忽有千百骑赶到山边，为首马上一人，碧眼紫髯，众人认得正是孙权。权自引一队马军来击曹操。操大惊，急回马时，东吴大将韩当、周泰，两骑马直冲将上来。操背后许褚纵马舞刀，敌住二将，曹操得脱归寨。许褚与二将战三十合方回。操军一败。操回寨，重赏许褚，责骂众将：“临敌先退，挫吾锐气！后若如此，尽皆斩首！”

是夜二更时分，忽寨外喊声大震。操急上马，见四下里火起，赤壁之火于此再见。却被吴兵劫入大寨。杀至天明，曹兵退五十余里下寨。操军再败。操心中郁闷，闲看兵书。程昱曰：“丞相既知兵法，岂不知‘兵贵神速’乎？丞相起兵，迁延日久，故孙权得以准备，夹濡须水口为坞，难于攻击。不若且退兵还



许都，别作良图。”操不应。不应便有退心。程昱出。

操伏几而卧，忽闻潮声汹涌，如万马争奔之状。操急视之，见大江中推出一轮红日，光华射目；仰望天上，又有两轮太阳对照。日而有三，正应鼎足之象。忽见江心那轮红日，直飞起来，坠于寨前山中，其声如雷。猛然惊觉，原来在帐中做了一梦。正征战时。忽然叙却一梦，一部《三国》皆当作如是观。帐前军报道午时。曹操教备马，引五十余骑径奔出寨，至梦中所见落日山边。正看之间，忽见一簇人马，当先一人金盔金甲。操视之，乃孙权也。孙权之母梦日而生权，曹操之梦正与权母之梦相合。三十八回中事，于此照应出来。权见操至，也不慌忙，在山上勒住马，以鞭指操曰：“丞相坐镇中原，富贵已极，何故贪心不足，又来侵我江南？”操答曰：“汝为臣下，不尊王室。吾奉天子诏，特来讨汝！”孙权笑曰：“此言岂不羞乎？天下岂不知你挟天子令诸侯？吾非不尊汉朝，正欲讨汝以正国家耳。”孙权题目亦自正大。操大怒，叱诸将上山捉孙权。忽一声鼓响，山背后两彪军出，右边韩当、周泰，左边陈武、潘璋。四员将带三千弓弩手乱射，矢如雨发。操急引众将回走。背后四将赶来甚急，赶到半路，许褚引众虎卫军敌住，救回曹操。操军三败。吴兵齐奏凯歌，回濡须去了。操还营自思：“孙权非等闲人物。红日之应，久后必为帝王。”正与秣陵王气相应。于是心中有退兵之意，又恐东吴耻笑，进退未决。两边又相拒了月余，战了数场，互相胜负。省却无数笔墨。直至来年正月，春雨连绵，水港皆满，军士多在泥水之中，困苦异常。赤壁连环之舟，水中如在岸上；濡须雨后之兵，岸上如在水中。操心甚忧。当日正在寨中与众谋士商议，或劝操收兵，或云目今春暖，正好相持，不可退归。操犹豫未定。忽报东吴有使赍书到。操启视之。书略曰：

孤与丞相，彼此皆汉朝臣宰。丞相不思报国安民，乃妄动干戈，残虐生灵，岂仁人之所为哉？即日春水方生，公当速去。如其不然，复有赤壁之祸矣。公宜自思焉。

书背后又批两行云：“足下不死，孤不得安。”操以权为英雄，权亦以操为英雄，正是两心相照。

曹操看毕，大笑曰：“孙仲谋不欺我也。”操畏权，权亦畏操，若云不畏便是欺人之语。重赏来使，遂下令班师，命庐江太守朱光镇守皖城，自引大军回许昌。赤壁以遇火而退，濡须以遇水而归，前后遥遥相对。孙权亦收军回秣陵。权与众将商议：“曹操虽然北去，刘备尚在葭萌关未还。何不引拒曹操之兵，以取荆州？”张昭献计曰：“且未可动兵。某有一计，使刘备不能再还荆州。”正是：

孟德雄兵方退北，仲谋壮志又图南。

不知张昭说出甚计来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十二回

### 取涪关杨高授首 攻雒城黄魏争功



读前卷而见孙与刘之相离，读此卷而见备与璋之相恶。一取妹而一夺子，孙、刘之所以离也；一吝粮而一毁书，璋、备之所以恶也。然孙、刘之离者，可以复合；而璋、备之恶者，不可复合。何也？璋既迎备，则已有不能更拒之势，招之来而又欲麾之去，则首鼠两端，而衅必起矣。备既入川，则已有不能不取之势，入其境而不忍取其地，则进退维谷，而祸及身矣。总之，召虎易而遣虎难，入险易而出险难耳。

玄德初以徐州为家，而布夺之，操又夺之；继以荆州为家，而操争之，权又争之；惟至于西川，则真为玄德之家矣。然其受陶谦之让，而不受刘表之让者，愆于徐州之得而复失，故重发于刘表也。不夺同宗之荆，而独夺同宗之益者，愆于荆州之迟而滋议，故不得复重发于刘璋也。此其先后迟速之机，因时而变者然也。

庞统之策三：一曰取成都，二曰取涪城，三曰取荆州。夫回荆州则是无策矣，不可谓之下策也。统之意本以袭杀刘璋于初迎之时为上计，而自葭萌取成都为中计，自葭萌取涪关为下计。玄德之从其中，犹是从其下耳。然杀刘璋而急取之，则人心不附，而抚之也难；不杀刘璋而缓取之，则人心可服，而享之也固。是取乎其下者，乃其所以为上欤！

观于张肃、张松，而有慨于兄弟之间也。一则卖主求荣，而不告其兄；一则惧祸及己，而不顾其弟。在同胞之兄弟且然，而况备与璋之以同宗通谱者耶！读书至此，为之三叹。

玄德其不用壮而善于用老者乎！急于取川者，壮罔之谋也；缓于取川者，老成之算也。魏延以壮而败，黄忠以老而胜。老成则吉，壮罔则凶。为将之道固然，将者用兵之道，何独不然？

有以闲笔为伏笔者：正当干戈争斗之时，忽有一紫虚上人，如古木寒鸦，苍岩怪石，此极忙中之闲笔也。乃涪关之役，庞统未死，孔明未来，而紫虚早有“一凤坠地，一龙升天”之语，则已为后文伏笔也。与云长在镇国寺中见普净和尚，玄德在南漳庄上见水镜先生，一样笔墨。

文有正笔，有奇笔：如玄德之杀杨高，士元之取涪关，刘瓚之谒紫虚，冷苞之议决水，皆以次而及者也，正笔也；如黄忠之救魏延，玄德之入敌寨，魏延之捉冷苞，法正之见彭莱，皆突如其来者也，奇笔也。正笔发明在前，奇笔推原在后；正笔极其次第，奇笔极其突兀，可谓叙事妙品。

却说张昭献计曰：“且休要动兵。若一兴师，曹操必复至。不如修书二封，一封与刘璋，言刘备结连东吴，共取西川，使刘璋心疑而攻刘备；一封与张鲁，教进兵向荆州来。着刘备首尾不能救应。我然后起兵取之，事可谐矣。”前者玄德欲救孙权而致书于马超，是不救之救，今者孙权欲图刘备而致书于璋、鲁，是不图之图。权从之，即发使二处去讫。

且说玄德在葭萌关日久，甚得民心。忽接得孔明文书，知孙夫人已回东吴，又闻曹操兴兵犯濡须，乃与庞统议曰：“曹操击孙权，操胜必将取荆州，权胜亦必取荆州矣。为之奈何？”庞统曰：“主公勿忧。有孔明在彼，料想东吴不敢犯荆州。主公可驰书去刘璋处，只推曹操攻击孙权，权求救于荆州。吾与孙权唇齿之邦，不容不相援。张鲁自守之贼，决不敢来犯界。吾今欲勒兵回荆州，与孙权会同破曹操，孙权之书以刘备结东吴为名，玄德之书又以东吴求刘备为说，大家借题互相欺诳，正是一封空头。奈兵少粮缺。望推同宗之谊，速发精兵三四万，行粮十万斛相助。请勿有误。若得军马钱粮，却另作商议。”此处不即说明。

玄德从之，遣人往成都。来到关前，杨怀、高沛闻知此事，遂教高沛守关，杨怀同使者入成都，见刘璋，呈上书信。刘璋看毕，问杨怀为何亦同来。杨怀曰：“专为此书而来。刘备自从入川，广布恩德，以收民心，其意甚是不善。今求军马钱粮，切不可与。如若相助，是把薪助火也。”刘璋曰：“吾与玄德有兄弟之情，岂可不助？”一人出曰：“刘备枭雄，久留于蜀而不遣，是纵虎入室矣。今更助之以军马钱粮，何异与虎添翼乎？”一以备为火，一以备为虎，谁知火已炽不可

灭，虎已入不可出乎？众视其人，乃零陵烝阳人，姓刘名巴，字子初。刘璋闻刘巴之言，犹豫未决。黄权又复苦谏。璋乃量拨老弱军四千，米一万斛，发书遣使报玄德。是授之以隙矣。仍令杨怀、高沛紧守关隘。刘璋使者到葭萌关见玄德，呈上回书。玄德大怒曰：“吾为汝御敌，费力劳心。汝今积财吝赏，何以使士卒效命乎？”遂扯毁回书，大骂而起。正欲寻闹，得此一书便好翻转面皮。使者逃回成都。

庞统曰：“主公只以仁义为重，今日毁书发怒，前情尽弃矣。”玄德曰：“如此，当若何？”庞统曰：“某有三条计策，请主公自择而行。”玄德问：“那三条计？”统曰：“只今便选精兵，昼夜兼道径袭成都，此为上计。若比席间杀刘璋，则此又其中计矣。杨怀、高沛乃蜀中名将，各仗强兵拒守关隘；今主公佯以回荆州为名，二将闻知，必来相送；就送行处，擒而杀之，夺了关隘，先取涪城，然后却向成都，此中计也。此中计凤雏已为下计矣。退还白帝，连夜回荆州，徐图进取，此为下计。若弃葭萌而归，此玄德所必不愿也，庞统特以此句激之，欲其行上二计耳。若沉吟不去，将至大困，不可救矣。”又迫一句，然实是确话。玄德曰：“军师上计太促，下计太缓；中计不迟不疾，可以行之。”玄德不用上计而用中计，犹有不忍之心。于是发书致刘璋，只说曹操令部将乐进引兵至青泥镇，众将抵敌不住，吾当亲往拒之，不及面会，特书相辞。

书至成都，张松听得说刘玄德欲回荆州，只道是真心，玄德此时不曾知会得张松。乃修书一封，欲令人送与玄德。却值亲兄广汉太守张肃到，松急藏书于袖中，与肃相陪说话。肃见松神情恍惚，心中疑惑。松取酒与肃共饮。献酬之间，忽落此书于地，画图藏得甚紧，手书何故不密。被肃从人拾得。席散后，从人以书呈肃。肃开视之。书略曰：

松昨进言于皇叔，并无虚谬，何乃迟迟不发？逆取顺守，古人所贵。今人事已在掌握之中，何故欲弃此而回荆州乎？使松闻之，如有所失。书呈到日，疾速进兵。松当为内应，万勿自误！

张肃见了，大惊曰：“吾弟作灭门之事，不可不首。”连夜将书见刘璋，具言弟张松与刘备同谋，欲献西川。刘璋大怒曰：“吾平日未尝薄待他，何故欲谋反！”一向尚在梦中。遂下令捉张松全家，尽斩于市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一览无遗自古稀，谁知书信泄天机。

未观玄德兴王业，先向成都血染衣。

刘璋既斩张松，聚集文武商议曰：“刘备欲夺吾基业，当如之何？”黄权曰：“事不宜迟，即便差人告报各处关隘，添兵把守，不许放荆州一人一骑入关。”璋从其言，星夜驰檄各关去讫。若依庞统上计则各关未必费力。

却说玄德提兵回涪城，先令人报上涪水关，请杨怀、高沛出关相别。杨、高二将闻报，商议曰：“玄德此回若何？”高沛曰：“玄德合死。我等各藏利刃在

身,就送行处刺之,以绝吾主之患。”庞统正欲于送行时杀二将,二将亦欲于送行时刺玄德,彼此正是同心,但二将知己不知彼耳。杨怀曰:“此计大妙。”二人只带随行二百人,出关送行,其余并留在关上。

玄德大军尽发。前至涪水之上,庞统在马上谓玄德曰:“杨怀、高沛若欣然而来,可堤防之;此句是主。若彼不来,便起兵径取其关,不可迟缓。”此句是宾。正说间,忽起一阵旋风,把马前“帅”字旗吹倒。不必风旗告变,庞统已知之矣。玄德问庞统曰:“此何兆也?”统曰:“此警报也,杨怀、高沛二人必有行刺之意,宜善防之。”玄德乃身披重铠,自佩宝剑防备。人报杨、高二将前来送行。玄德令军马歇定。庞统分付魏延、黄忠:“但关上来的军士,不问多少,马步军兵,一个也休放回。”为下文赚关之用。二将得令而去。

却说杨怀、高沛二人身边各藏利刃,带二百军兵,牵羊送酒,直至军前。见并无准备,心中暗喜,以为中计。入至帐下,见玄德正与庞统坐于帐中。二将声喏曰:“闻皇叔远回,特具薄礼相送。”遂进酒劝玄德。玄德曰:“二将军守关不易,当先饮此杯。”玄德不肯自饮,是玄德谨慎堤防处。二将饮酒毕,玄德曰:“吾有密事与二将军商议,闲人退避。”遂将带来二百人尽赶出中军。玄德叱曰:“左右与吾捉下二贼!”帐后刘封、关平应声而出。杨、高二人急待争斗,刘封、关平各捉住一人。玄德喝曰:“吾与汝主是同宗兄弟,汝二人何故同谋,离间亲情?”庞统叱左右搜其身畔,果然各搜出利刃一口,亦将舞剑以助一笑乎?统便喝斩二人,玄德还犹未决,统曰:“二人本意欲杀吾主,罪不容诛。”遂叱刀斧手斩杨怀、高沛于帐前。黄忠、魏延早将二百人先自捉下,不曾走了一个。玄德唤人,各赐酒压惊。善买人心。玄德曰:“杨怀、高沛离间吾兄弟,又藏利刃行刺,故行诛戮。你等无罪,不必惊疑。”众各拜谢。庞统曰:“吾今即用汝等引路,带吾军取关。各有重赏。”不欲走透一人,正为此耳。众皆应允。是夜二百人先行,大军随后。前军至关下叫曰:“二将军有急事回,可速开关。”城上听得是自家军,即时开关。大军一拥而入,兵不血刃,得了涪关。只杀得两人,甚不费力。蜀兵皆降。玄德各加重赏,遂即分兵前后守把。

次日劳军,设宴于公厅。玄德酒酣,顾庞统曰:“今日之会,可谓乐乎?”未免露出真情。○玄德在刘表席间醉后失言,于此复见。庞统曰:“伐人之国而以为乐,非仁者之兵也。”玄德曰:“吾闻昔日武王伐纣,作乐象功,此亦非仁者之兵欤?以纣比刘璋亦拟之非其伦,确是醉话。汝言何不合道理?可速退!”庞统大笑而起。亦有醉意。左右亦扶玄德入后堂。睡至半夜,酒醒。左右逐以庞统之言告知玄德。玄德大悔。次早穿衣升堂,请庞统谢罪曰:“昨日酒醉,言语触犯,幸勿挂怀。”庞统谈笑自若。玄德曰:“昨日之言,惟吾有失。”庞统曰:“君臣俱失,何独主公?”一语冰释,庞统亦妙。玄德亦大笑,其乐如初。

却说刘璋闻玄德杀了杨、高二将,袭了涪水关,大惊曰:“不料今日果有此

事！”始信王累之言。遂聚文武，问退兵之策。黄权曰：“可连夜遣兵屯雒县，塞住咽喉之路。刘备虽有精兵猛将，不能过也。”璋遂令刘瓚、冷苞、张任、邓贤点五万大军，星夜往守雒县，以拒刘备。四将行兵之次，刘瓚曰：“吾闻锦屏山中有一异人，道号‘紫虚上人’，知人生死贵贱。吾辈今日行军，正从锦屏山过，何不试往问之？”正厮杀时，忽见一世外之人。张任曰：“大丈夫行兵拒敌，岂可问于山野之人乎？”是大丈夫语。瓚曰：“不然。圣人云：‘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。’吾等问于高明之人，当趋吉避凶。”既一心为主，又何趋避之有？于是四人引五六十骑至山下，问径樵夫。樵夫指高山绝顶上，便是上人所居。四人上山至庵前，见一道童出迎。极与水镜庄上仿佛。问了姓名，引入庵中。只见紫虚上人坐于蒲墩之上，四人下拜，求问前程之事。紫虚上人曰：“贫道乃山野废人，岂知休咎？”刘瓚再三拜问，紫虚遂命道童取纸笔，写下八句言语，付与刘瓚。其文曰：

左龙右凤，飞入西川。雏凤坠地，卧龙升天。

一得一失，天数当然。见机而作，勿丧九泉。

刘瓚又问曰：“吾四人气数如何？”紫虚上人曰：“定数难逃，何必再问！”四人无一生还，亦先伏下一笔。瓚又请问时，上人眉垂目合，恰似睡着的一般，并不答应。四人下山。刘瓚曰：“仙人之言，不可不信。”张任曰：“此狂叟也，听之何益。”张任不降之意于此已决。遂上马前行。既至雒县，分调人马，守把各处隘口。刘瓚曰：“雒城乃成都之保障，失此则成都难保。吾四人公议，着二人守城，二人去雒县前面，依山傍险扎下两个寨子，勿使敌兵临城。”冷苞、邓贤曰：“某愿往结寨。”刘瓚大喜，分兵二万与冷、邓二人，离城六十里下寨。玄德以二将当先，刘璋亦有二将当先。刘瓚、张任守护雒城。

却说玄德既得涪水关，与庞统商议进取雒城。人报刘璋拨四将前来，即日冷苞、邓贤领二万军，离城六十里扎下两个大寨。玄德聚众将问曰：“谁敢建头功，去取二将寨栅？”老将黄忠应声出曰：“老夫愿往。”写黄忠不异廉颇、马援。玄德曰：“老将军率本部人马前至雒城，如取得冷苞、邓贤营寨，必当重赏。”黄忠大喜，即领本部兵马，谢了要行。矍铄哉是翁！忽帐下一人出曰：“老将军年纪高大，如何去得？小将不才愿往。”玄德视之，乃是魏延。黄忠曰：“我已领下将令，你如何敢搀越？”魏延曰：“老者不以筋骨为能。吾闻冷苞、邓贤乃蜀中名将，血气方刚。恐老将军近他不得，岂不误了主公大事？魏延激恼黄忠，则黄忠之功成愈必。因此愿相替，本是好意。”黄忠大怒曰：“汝说吾老，敢与我比试武艺么？”此处黄忠欲与魏延比试，后文关公亦欲与马超比试，前后相映。魏延曰：“就主公之前，当面比试，赢得的便去，何如？”黄忠遂趋步下阶，便叫小校：“将刀来！”人虽老宝刀不老。玄德急止之曰：“不可！吾今提兵取川，全仗汝二人之力。今两虎相斗，必有一伤，须误了我大事。吾与你二人劝解，休得争论。”庞统曰：“汝二人不必相争。即今冷苞、邓贤下了两个营寨。今汝二人自领本

部军马，各打一寨。如先夺得者，便为头功。”赢得便为壮，输者便为老。于是分定黄忠打冷苞寨，魏延打邓贤寨。二人各领命去了。庞统曰：“此二人去，恐于路上相争，主公可自引军为后应。”预知魏延必争黄忠之功。玄德留庞统守城，自与刘封、关平引五千军随后进发。

却说黄忠归寨，传令来日四更造饭，五更结束，平明进兵，取左边山谷而进。魏延却暗使人探听黄忠甚时起兵。探事人回报：“来日四更造饭，五更起兵。”魏延暗喜，分付众军士二更造饭，三更起兵，平明要到邓贤寨边。厮杀时叙不得齿，写魏延贪功，亦甚壮勇。军士得令，都饱餐一顿，马摘铃，人衔枚，卷旗束甲，暗地去劫寨。三更前后，离寨前进。到半路，魏延马上寻思：“只去打邓贤寨，不显能处；不如先去打冷苞寨，却将得胜兵打邓贤寨。两处功劳都是我的。”就马上传令，教军士都投左边山路里去。彼后我先，宜右忽左，魏延好胜，视今之推诿退避者，何啻天渊。天色微明，离冷苞寨不远，教军士少歇，排搦金鼓旗幡、枪刀器械。早有伏路小军飞报入寨，冷苞已有准备了。如此早去又吃准备，可谓“夜眠清早起，又有早行人”。一声炮响，三军上马，杀将出来。魏延纵马提刀，与冷苞接战。二将交马，战到三十合，川兵分两路来袭汉军。汉军走了半夜，人马力乏，抵挡不住，退后便走。魏延听得背后阵脚乱，撇了冷苞，拨马回走。川兵随后赶来，汉军大败。正为争功失功。走不到五里，山背后鼓声震地，邓贤引一彪军从山谷里截出来，大叫：“魏延快下马受降！”魏延策马飞奔，那马忽失前蹄，双足跪地，将魏延掀将下来。读者至此，必谓魏延死矣。邓贤马奔到，挺枪来刺魏延。枪未到处，弓弦响，邓贤倒撞下马。后面冷苞方欲来救，一员大将，从山坡上跃马而来，厉声大叫：“老将黄忠在此！”先闻其弓，后见其人，写得声势。舞刀直取冷苞。冷苞抵敌不住，望后便走。黄忠乘势追赶，川兵大乱。

黄忠一枝军救了魏延，魏延在长沙城上救了黄忠，此日真堪相报。杀了邓贤，直赶到寨前。冷苞回马与黄忠再战。不到十余合，后面军马拥将上来，冷苞只得弃了左寨，引败军来投右寨。只见寨中旗帜全别，冷苞大惊。兜住马看时，当头一员大将，金甲锦袍，乃是刘玄德，写得突兀。左边刘封，右边关平，喝道：“寨子吾已夺下，汝欲何往？”原来玄德引兵从后接应，便乘势夺了邓贤寨子。补叙得妙。冷苞两头无路，取山僻小径，要回雒城。行不到十里，狭路伏兵忽起，搭钩齐举，把冷苞活捉了。写得突兀。原来却是魏延自知罪犯无可解释，收拾后军，令蜀兵引路，伏在这里等个正着。补叙得妙。用索缚了冷苞，解投玄德寨来。

却说玄德立起免死旗，但川兵倒戈卸甲者，并不许杀害，如伤者偿命；善买人心。又谕众降兵曰：“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，愿降者充军，不愿降者放回。”于是欢声动地。放回之人又将为未取之地布其先声耳。黄忠安下寨脚，径来见玄德，说魏延违了军令，可斩之。玄德急召魏延，魏延解冷苞至。玄德曰：“延虽有罪，此功可赎。”令魏延谢黄忠救命之恩，今后毋得相争。魏延顿首伏罪。善于

调停。玄德重赏黄忠。黄忠故自不老。使人押冷苞到帐下，玄德去其缚，赐酒压惊，问曰：“汝肯降否？”冷苞曰：“既蒙免死，如何不降？刘瓚、张任与某为生死之交，若肯放某回去，当即招二人来降，就献雒城。”玄德大喜，便赐衣服鞍马，令回雒城。总是收川将之心。魏延曰：“此人不可放回。若脱身一去，不复来矣。”玄德曰：“吾以仁义待人，人不负我。”

却说冷苞得回雒城，见刘瓚、张任，不说捉去放回，只说：“被我杀了十余人，夺得马匹逃回。”今人有讳言没体面事者，往往类此。刘瓚忙遣人往成都求救。刘璋听知折了邓贤，大惊，慌忙聚众商议。长子刘循进曰：“儿愿领兵前去守雒城。”璋曰：“既吾儿肯去，当遣谁人为辅？”一人出曰：“某愿往。”璋视之，乃舅氏吴懿也。璋曰：“得尊舅去最好。谁可为副将？”吴懿保吴兰、雷同二人为副将，三人后皆为刘备所用。点二万军马来到了雒城。刘瓚、张任接着，具言前事。吴懿曰：“兵临城下，难以拒敌，汝等有何高见？”冷苞曰：“此间一带，正靠涪江，江水大急；前面寨占山脚，其形最低。某乞五千军，各带锹锄前去，决涪江之水，可尽淹死刘备之兵也。”热人用火，冷人用水，一笑。吴懿从其计，即令冷苞前往决水，吴兰、雷同引兵接应。冷苞领命，自去准备决水器械。

却说玄德令黄忠、魏延各守一寨，自回涪城，与军师庞统商议。细作报说：“东吴孙权遣人结好东川张鲁，将欲来攻葭萌关。”张鲁兴兵不从张鲁一边叙来，却从玄德一边听得，此省笔之法。玄德惊曰：“若葭萌关有失，截断后路，吾进退不得，当如之何？”庞统谓孟达曰：“公乃蜀中人，多知地理，去守葭萌关如何？”达曰：“某保一人与某同去守关，万无一失。”玄德问何人。达曰：“此人曾在荆州刘表部下为中郎将，乃南郡枝江人，姓霍名峻，字仲邈。”玄德大喜，即时遣孟达、霍峻守葭萌关去了。玄德此时腹背受敌，亦大危事，却只使两人去当后路，令人急欲观其后也。

庞统退归馆舍，门吏忽报：“有客特来相访。”统出迎接，见其人身长八尺，形貌甚伟；头发截短，披于颈上；发短而心甚长。衣服不甚齐整。统问曰：“先生何人也？”某人不答，径登堂仰卧床上。来得作怪。统甚疑之，再三请问。其人曰：“且消停，吾当与汝说知天下大事。”作怪，令人测摸不出。统闻之愈疑，命左右进酒食。其人起而便食，并无谦逊；饮食甚多，食罢又睡。一发作怪。统疑惑不定，使人请法正视之，恐是细作。法正慌忙到来。统出迎接，谓正曰：“有一人如此如此。”法正曰：“莫非彭永言乎？”奇。升阶视之。其人跃起曰：“孝直别来无恙！”正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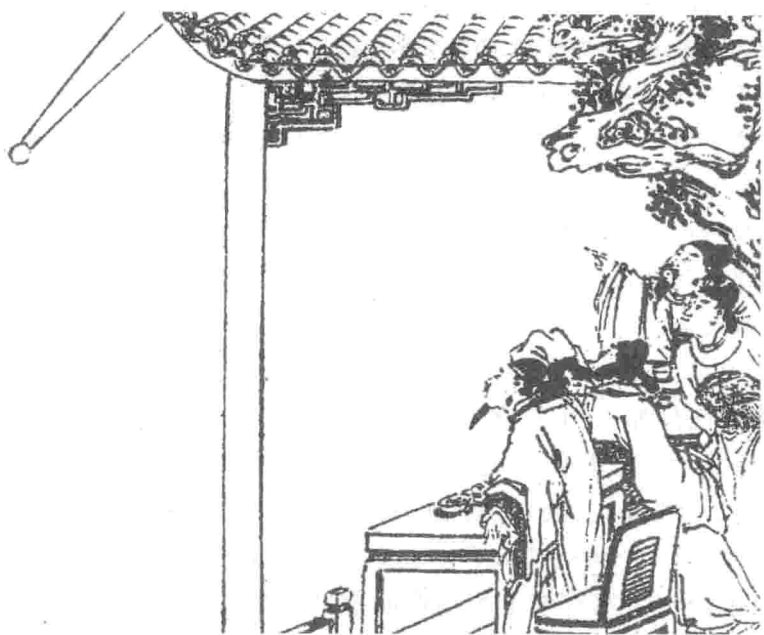
只为川人逢旧识，遂令涪水息洪流。

毕竟此人是谁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六十三回

### 诸葛亮痛哭庞统 张翼德义释严颜



前文之决水者二：曹操之决泗水以淹下邳，决漳河以淹冀州是也；后文之决水者一：关公之决湘江以淹七军是也。独此卷于涪水之决，则欲决而不能决，遂不果决。有前之二实，不可无此之一虚；有此之一虚，然后又有后之一实。文字有虚实相生之法，不意天然有此等妙事，以助成此等妙文。

观于庞统之死，而知荆州之所以失，关公之所以亡也。何也？庞统不死，则收川之事，委之庞统，而孔明可以不离荆州；纵使抚川之事托之孔明，而荆州又可转付庞统，虽有吕蒙、陆逊，何所施其诡计哉？故凡荆州之失，与关公之亡，不关于吕蒙之多智，陆逊之能谋，而特由于庞统之死耳。然则谓孔明之哭庞统，即为关公哭也可，即为荆州哭也可。

甚矣！躁进之心，不可不戒；而入己猜嫌之情，不可不忘也。庞统未死之时，星为之告变矣，梦为之告变矣，马又为之告变矣；而统乃疑孔明之忌己，欲功名之速立，遂使风兮风兮，反不如鸿飞冥冥，足以避弋人之害。呜呼！虽曰天也，岂非人哉？

孔明隆中决策之语，其曰“外结孙权”，所谓东和孙权也；其曰“然后中原可图”，